

走出家門，林不悔忍不住朝身後大門上的「長壽」兩字瞧了瞧，一顆心卻仍懸在半空中「撲通！撲通！」的跳個不停；一想到早上明珠陰晴不定的臉色，和瞧他的那種眼神，心裡就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。

他到真希望明珠把不滿表示出來，或是大罵他一頓，總比用那種「怪異」的態度對待他來得好。其實她就是真的拒絕了，他也不會怪她的。

畢竟他們已經分床五年，分房也有兩年多了。而且當初分床睡，也還是他的主意呢！那年，他才剛過六十五，一個六十五歲的男人，竟衰老到……唉！

明珠是個有教養的女人，從來是那樣含蓄溫婉，也從未見她說過什麼，然而，畢竟她才四十出頭，一個如狼似虎的年齡啊！

一逕想到自己的沒用，他就不禁汗顏。也曾偷偷託人找秘方，藥倒是吃了不少，但卻一點也不見效。

在偶然機會，當醫生的表姐夫談起，許多人年輕時玩過頭，或操勞過度，中年後，會老化得特別快，不只是「那方面」，其他生理機能也都會加速退化。

他是越聽越怕，自己這幾年的身體狀況，就真像表姐夫說的，樣樣差勁。才短短幾年光景，好像換個人似的，做什麼事情都提不起精神，有時看著電視，竟不自覺打起瞌睡來。

林不悔邊想著穿過街口紅綠燈，走到對面廊簷下買了包香煙；佇立在店邊吸著煙，沉吟了好一會，眼前突然冒出陳友文的面龐。「你只要吃下去，老林！一切全變了！」陳友文誇張的笑著，然後又神秘的湊到他耳邊：「你聽過返老還童吧？」

陳友文的話還真不錯，林不悔不禁牽動嘴角，自從吃了陳友文由美國帶回來叫做什麼「青春丸」的，這些天，世界真是大變了。

他有五年未和明珠在一起了，五年，多漫長的日子，尤其是自從明珠提議分房，加上明珠信了佛，成天吃齋拜佛後，他們就連一般親熱動作都鮮有，更何況其他呢！

明珠一心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每天一開口除了念經便是講經給他聽，他是一點聽不進去，明珠說他沒有慧根，他毫不以為意，倒是自從明珠告訴他，如果他們分房斷絕性關係七年以上，她往生西方的品位會高些。

他才不管什麼品位高低，倒是明珠的話減輕自己不少內心的壓力，便忙不迭送的答應分房，並信誓旦旦的表示，絕對會幫助她「修成正果」。

這兩年，明珠偶而也會表示對他的虧欠，他便以「老夫老妻」應之，內心卻禁不住暗暗稱幸。

仲夏，六月天，一絲風也沒有，站在路旁的樹蔭下，林不悔一頭汗水，整件白襯衫濕了半邊，大口大口的煙吸進去又吐出來，明珠那對怨懟的眼神，在煙霧中晃呀晃的，格外令他心驚，雖然她嘴上沒抱怨他害她「破了戒」，但是他看得

出來明珠的不快。

這幾天，她總是板著臉，對他說話也不願與他正眼相對，連晚飯後的散步也取消了，得空便鑽進佛堂裡。

唉！都是那個什麼「青春丸」惹的禍，每晚他都覺得有股衝動。當真像陳友文說的，令他生龍活虎啊！

想著這幾晚自己的「表現」，自責之心頓然大減，內心竟不由得泛上一股莫名的喜悅，嗯！真好！年輕真好啊！

捻熄手中的煙，他趕著黃燈過街。已經錯過了好幾次綠燈，這次一定得過去。

橫過民生路，在拐個彎就到「市立殯儀館」，朱市長可是他最親近的老長官，說什麼也要第一個到靈前去弔祭他。他想著不由加快腳步。

到了殯儀館，門口早已佈滿了輓聯，一輛裝飾素菊的靈車停在大門口，路旁排列著大大小小的花圈，兩列送葬大小花車一眼看去也排到街底。哀樂早由靈堂傳到門口，老遠有人過來打招呼，林不悔眯眼看去，是以前市長辦公室的辦事員小李。

「您好！秘書長！」

小李在他右臂別上一塊白布，嘴卻沒閒著：「您還是那麼硬朗，秘書長！」

「嗯！嗯！」林不悔沒接腔卻默許的點著頭，這話要是在一星期前聽到，他還真不是滋味，現在他是受之無愧，心想，豈止硬朗，可能比你小李還要強壯呢！

想著不禁一挺略為佝僂的胸背，昂首闊步邁進靈堂。

一陣寒暄，都是些老面孔。這些人還算有情有義，朱市長當時因案下臺，真應了「家道中落」這句話，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，就連他都有好一陣子沒和朱家來往。

今天場面還算不錯，朱市長的部屬大部分都來了，而靈堂前的輓聯也不缺中央要員的。

林不悔向前上香祭奠，側身在向一旁的朱夫人鞠躬，朱夫人一身黑衫，髮鬢上的小白花隨著啜泣而顫動著，雙眸紅腫腫的，一向豐腴的面頰，瘦了一大圈，憔悴的叫人看了好難過。

朱夫人是朱市長的續絃，足足小了朱市長小了二、三十歲，人長得不但漂亮，而且知書達禮，林不悔過去擔任秘書長，時常出入市長公館，對於朱夫人的品貌做人相當欣賞。而且他私下常將明珠與她相比，兩人的年齡、性情都很接近，也都嫁了個老丈夫。

他很想上前安慰朱夫人兩句，繼而一想，並不妥當，只好退到一旁。

這兩年，幾乎每隔兩三個月，他就得到這兒的殯儀館一次。唉！老成凋零，老長官、老朋友、一個一個說走就走了。

「老了！不中用了！」

林不悔想到吳教授的話，其實這又何止是教太極拳的吳教授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，他們早上在文化中心一同打太極拳的老夥伴，練了半輩子的拳，說去還不是快得很。

這幾年林不悔不是去「公保」拿糖尿病的藥，就是到「殯儀館」弔喪或到「加護病房」探病，而且時間越縮越短，他的心境也一天比一天沉重，一逕想到老了，病了，死了，他真的很害怕。

「人一老，病就一定會找上門來的。」明珠每次看他若有感慨，便搬出一堆道理：

「死是很正常的，如果每個人都不死，這個世界不人口爆炸才怪呢！」

明珠對生死的坦然，他總不以爲然的頂回去：「妳就是一張嘴，輪到妳的時候，看你還會不會這樣說？」

孩子似乎更不能體會他的心境。有一回，林不悔由公保門診回來，女兒芝芝正巧坐在客廳。他排了一上午的隊才掛上號，憋了一肚子氣，便對女兒發起牢騷，那知女兒竟大放厥詞道：

「老爸！反正你也閒的很，排隊掛號也可以打發打發時間嘛！」

女兒的話也許是安慰他，然而聽在耳裡，他覺得十分難受，好像他是個成天無所事事，隨時等死的老傢伙。不過今天參加朱市長葬禮的心情與往常迥然不同。雖然才吃了一個星期的青春丸，他已經慢慢感覺到自己體內起了變化，好似充滿了無限活力，他清楚的記得陳友文說這玩意可以使人年輕三、四十歲，如此說來，他還可以多票好幾十年的戲呢！

頂著大太陽由殯儀館走回家，林不悔全身已汗透了，照過去習慣，他一定叫計程車，否則到家又得休息半天才緩過氣來。

今天卻不一樣，雖然後來在靈堂和幾個舊部屬閒扯了一會，頂著太陽又走了四、五十分鐘路，卻絲毫沒有倦意。

走進廚房，只見明珠正在忙著，他探頭招呼：

「我回來啦！」

明珠沒搭腔，他自己到了杯冷開水，又走到門邊說：

「場面還算不錯！」

「嗯！是嗎？」

明珠正在切肉，有一搭沒一搭應著。

「現在就準備晚上的菜啊？不會太早啊！」

晚上請客，明珠一向早上就開始忙豁，該洗該醃的要費上好幾個小時，這些他全知道，但爲了氣氛不致尷尬，他只有挑些話來講。

瞅著明珠懶得搭理他，昨晚的氣氛還沒消呢！他只好沒趣的說：「我在這裡礙手礙腳的，那我去隔壁老陳家下棋！」

跨出家門，他卻轉了念頭，不如到「永康」活動活動，下個月的公演得鍛鍊好體力。於是，他喊了車直駛吳教授家。這陣子他和吳教授兩人經常相約到「永康健身中心」，吳教授和他一樣也退休了好幾年。早上他們除了一起打拳，無事時也經常一起小酌。而吳教授小他三歲，但外表看起來卻比他蒼老許多，而且身體比他還差，所以和吳教授在一起，在某些時候，他感覺自己內心好過些。

今天是星期二，健身房冷冷清清的，兩人獨霸了健身房左半個角落。

做完暖身操，吳教授便開始騎腳踏車，林不悔也騎上另一輛腳踏車，眼光卻一逕瞥向角落的舉重槓鈴，內心盤算著今早服下的青春丸，到現在也不過兩個多鐘頭，他應該可以征服那個頑劣的槓鈴才對。

「秘書長！您騎車的速度越來越快，越來越有勁，體力是大有進步啊！」

吳教授氣喘噓噓說著，用搭在肩頸上的毛巾擦拭著汗水，雙腳有一搭沒一搭踩踩停停。

「你就休息，休息吧！瞧你累的！」林不悔笑著說。心中禁不住一陣欣喜得意，自己踩如此快的速度，一絲不感到疲倦，還有虎虎生風之勢，這是以前從沒有的。今天他一定要征服那雙槓鈴，而且要選兩粒大的、重的、絕對要超過全孝。

其實頭一回上健身房，還是被全孝拉來的呢。全孝那小子一身散發青春的肌肉，令他羨慕的緊，雖然全孝是他最疼愛的幼子，但他有時竟也忍不住有幾分嫉妒，尤其全孝坦露著上身，雙臂舉起舉重槓鈴，那硬鼓鼓的肌肉是那樣的結實有力。

只有年輕的生命，才会有那樣俊美的肌肉，才有那樣大的力氣。瞧著兒子舉起沉重的槓鈴，臉不紅氣不喘的神氣樣，而他竟連碰都不敢碰一下。

「老爸！您也來試試吧！」

全孝朝他大聲嚷著。沒待他接腔，一旁訓練員卻一個勁的搖頭道：「老年人還是別做這種運動，太激烈了。」

「老先生！您還是做那邊的比較恰當！」

訓練員雖然語氣客套，但他聽起來，卻是一百個不舒服，不過一想到自己鬆垮塌陷下來的前胸，乾癟的腹腰，他只有順從的走向訓練員所指的方向。

今天，可是他揚眉吐氣的時候，他一擺手喊來那天那個訓練員。

「我要舉重！」就著他便逕往右邊角落走去，訓練員面露訝色跟在後面喊著：「老先生！這太激烈了，會受傷的。」

「是啊！林老！我們這年紀那能碰那玩意，那可是年輕人玩的。」吳教授一旁幫著腔。

林不悔信心滿滿，不理睬兩人，自顧自的站上舉重墊，掂掂槓鈴，然後朝訓練員說：「幫我換上那兩個大一點的。」

訓練員面有難色，但也不敢違逆：「您老小心囉！」

林不悔深吸一口氣，朝下一彎身雙臂直伸而出，然後又深深換了一口氣「嘿——」將槓鈴一股腦高高舉起。

「啪啪啪啪……」的掌聲在耳邊響起。

「想不到您真是老當益壯。」訓練員一臉阿諛：「真了不起，真了不起！」

吳教授一臉羨慕的說：「林老！您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我以為你和我一樣不濟。現在看來，您絕不輸二、三十歲的小夥子。」

回家的路上，林不悔內心真像吃了人參果般，三萬六千個毛孔無一孔不舒暢，想到自己高高舉起那一剎那，多神氣，就好像回到四十年前，他參加大學運動會，擲鐵餅獲得全校第一名的情景。可惜全孝這小子今天不在，不然可要他好

看。

陳友文給的青春丸當真神奇管用，晚上得好好再問個清楚才是，林不悔不禁再一次提醒自己。

中餐後午睡，他是怪夢連連，幾乎每個夢都是彩色的，忽而回到大學時代，他是年輕英俊，運動場上的風雲人物，是好多女孩傾慕的對象；忽而他衰老到寸步難行。

有一場夢是他一個人孤獨的走在冷清荒涼、漫無邊際的小路上，明珠站在一旁，面無表情，目光冷冷的也不理睬他。突然全孝、全忠、芝芝橫在路上，對他放肆訕笑著：老爸！你老了！你老了！沒用了！哈哈……。

他鳴著雙耳，朝前奔去，跑了一段路，身體突然急遽下沉，一低頭，腳下竟是萬丈深淵。

「啊—救命—救命啊—」

「醒醒！不悔，不悔，你醒啊！」

一陣搖晃，林不悔迷迷糊糊睜開眼，看見明珠坐在床前，再想到剛才驚險的一幕，一身冷汗。

「快起來了，已經不早了，客人要來了。」明珠說。

林不悔回過神，下床梳洗。

走向客廳，桌上以擺好碗筷，看著明珠忙裡忙外，已不像早上那般神情，他內心也不由輕快起來。

「來！不悔！來乾杯！我敬你們。」陳友文舉杯一飲而盡。已是好幾個乾杯了，明珠一旁勸著菜：「別光喝酒，吃點菜嘛！」

「這是『富貴開花』你去美國前最愛吃的，還記得吧！有好多年沒吃了，明珠特別為你做的，平常我是絕對吃不到的。」

林不悔笑著說，腦海裡不禁浮起四十年前他和友文兩人一起唸書的情形，還曾經共同追求系上的校花，但並未影響他們的友誼。

這些年友文移民美國，在那邊娶妻生子，事業有成，身材有些發福，卻仍是聲如洪鐘，滿面紅光。尤其還生了個天才兒子，在美國生化藥學界是了不起的人才，青春丸就是他發明的。

「提起我那個寶貝兒子明強，成天就會胡整，愛搞什麼發明，前兩年研究出一種叫什麼青春丸的。」陳友文接著說：

「我原當他胡鬧，人那可能靠一顆小藥丸就青春丸起來，荒唐嘛！」

「可是那知道真有他的，後來一上市，還真有很多人買呢！」

「會不會有副作用？」明珠問道。

「據明強說一點點啦！別常吃就是了。」友文接著又說：「美國人最愛吃些稀奇古怪的玩意，也不管副作用，像吸大麻！當然明強的青春丸不是那種，是可以返老還童的。」

「真沒副作用？」明珠又問。

「當然沒有，我也在吃啊！」陳友文回答說。

林不悔也接腔：「友文，你說生理狀況會退回三、四十年，是真的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你想想看，你一下年輕三、四十歲，相對壽命不是延長三、四十年嗎？將來一定可以六代同堂。」陳友文放聲笑道：

「明珠你也要吃，不然不悔要討小老婆了。」

不悔聽在耳裡，臉孔一陣發熱，便身手去夾菜，卻傳來明珠的聲音：

「我才不像你們，要什麼青春，怕什麼老。人啊！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現象，硬是去改變這種自然循環，是有違生生不息的天理的。而且活在人世間越長，受罪越多，有什麼意思……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！你又來了，再說下去就是趕快往生西方，你就是這麼掃興。」不悔語氣略帶不快打斷明珠的話。

餐桌的氣氛一時緘默下來，倒是陳友文又開口道：「來！老同學，再乾一杯！明珠妳以前不也是海量嗎？」

一餐飯足足吃了兩個鐘頭，談及往事，友文與不悔都興緻盎然，兩人也都喝得有幾分醉意，便移師到客廳下棋，明珠泡了熱茶，送來水果，逕自到廚房收拾殘局去了。

「明珠變了！以前我記得她最在乎外表了，現在居然連青春美貌都不要了。」友文望著明珠離去的背影，面帶不解的搖頭問道。

「是啊！我和他對人生的看法是越離越遠了。」林不悔點點頭，隨即又說：「老兄！現在我是全靠你了，你知道嗎？人一天一天老了，我真是怕得很，有一天兩腿一蹬到那個黑暗世界，沒有親人，沒有朋友，這麼美好的花花世界全都不見了。」

「我一想到就怕啊！」林不悔重複的說著。

「是啊！是啊！」陳友文隨口應著，抬手移著棋子道：「將軍！」

陳友文笑道：「這叫做『世如棋局，局局新』剛才你的天下，現在可是倒轉乾坤囉！」

林不悔全然未注意棋輸了又開口道：「友文，你給的青春丸，我吃了大半瓶，效果真好，可不可以再多給我幾瓶，價錢沒關係，下個月我要登台演戲，這陣子體力很不繼，中氣又不足。」

「喔！你還在票戲啊！真行，像我早不唱了。想當年你的老生戲可是響噹噹的，怎麼，現在還是唱老生？」

林不悔笑著啜口茶道：「我一直唱老生，你是知道我的嗓子除了老生，其他全不適合。」

「是啊！誰不知道你的老生戲當年在我們復旦國際社是第一把交椅！」

「你的小生也不錯啊！」林不悔笑道。

「說真的，我還記得當年你唱『打漁殺家』那齣戲真不得了，把黃忠那個文武老生演得活龍活現的。」陳友文接著說。

林不悔想起有好久沒唱黃忠了，不由搖頭苦笑道：「打不動了，有好久

沒唱那齣戲了。就連唱半齣『四郎探母』都覺得吃力。」林不悔想到自己每星期六晚上練唱回來覺得十分疲累的情形，不由又嘆了口氣。

「不悔！現在你有了青春丸，還愁什麼？」陳友文笑著安慰。「有了青春丸，不悔！不愁黃忠不重現江湖啊！」陳友文朝不悔豎起大拇指。

林不悔突然若有所悟，一拍腦門：「對啊！看我怎麼給忘了！」隨即一掃臉上陰霾。不由心頭大喜，這下可好了，下個月的公演就不用發愁了。不悔想著不禁樂了起來。

劇社這次演出的戲碼是「失空斬」，承大夥看得起他，硬要推這齣老生戲，只有他內心清楚，自己的體力和嗓子實在不勝負荷，尤其唱到第三折的「斬馬謖」，已累得受不了。平常練習時，唱唱停停，沒人看出他的吃力，而自己心裡可是明白得很。

然而唱戲是他現在可以唯一可以傲人的。好勝心一向強的他，只有硬著頭皮接下這個重擔。

而且雖說是玩票性質，但他自負唱老生決不輸國內的職業水準。前幾年當紅的名老生胡少安來社裡指導，也直誇他不但扮相身段好，唱得也好，所以無論如何，他也不能拒絕大家的美意，只好答應演出劇社廿週年慶的大戲。

而且孔明這個角色他也一向偏愛，現在有了青春丸，體力嗓音不繼的困擾，全都迎刃而解了。

每回往劇社的路上，林不悔好似架在雲端上，心情輕鬆自在，愉快極了。

練唱時，只要服下一粒青春丸後，他就覺得自己好似有用不完的體力。唱起戲來，中氣十足，以往唱一段便得休息一會，現在他一口氣能唱一折，有時吊整晚的嗓子，也一樣精神奕奕，毫不疲累。

「林老，你的音色最近出奇的好。」劇團的張老師耳朵最尖了，他和林不悔一起排戲少說也近十年，什麼也瞞不過他。

「是啊！是啊！我自己也覺得。」

一旁管服裝的小丁也搭腔道：「林老！您最近的氣色好極了！」

「是嗎？我太太也這麼說，我自己倒不覺得。」

林不悔笑著回答，內心卻不由一陣竊喜。最近當真有不少老朋友誇他看起來比以前年輕、精神。

看來青春丸是一天天發揮功效了，當真會像友文所說的那樣，用不了幾個月，他真的完全像二、三十歲的年輕人一樣？

可惜友文只送他一瓶，說是回美國後再寄給他。眼下這瓶剩下不多，得省著點吃，他要留著公演那晚服用，要在這廿年一次的大公演上揚眉吐氣。

仲夏夜，天空卻反常的漆黑，沒有半顆星子，就連偌大的月兒也是朦朦朧朧的。

國父紀念館門口兩旁排滿了花籃花圈，廿週年慶，對於位於首善都市的第一國劇票友社是件大事，早在數星期前，劇社便開始籌畫有關事宜：作海報、刊登

廣告、召開記者會。大家務期將這場演出，搞得風風光光、熱熱鬧鬧。

今晚果然一如意料，政府要員、民意代表，所邀請的許多貴賓連袂而來，偌大的「永光廳」足足坐了九成觀眾，一般國內名職業劇團演出也不過如此。

後台導演、劇務、化妝師忙裡忙外，演員也各自打理著，林不悔把明珠推出後台，逕自化起妝來，他一向不喜歡有人在旁幫忙，從來演出前的準備都是自己打點。

「林老！今天有好些花籃花圈是指明送給您的。」負責接待的老吳特別跑到後台對他說。

一旁的「馬謖」扯開大嗓子：「林老今天可全看您的囉！」

旁邊其他人也一口附和著。

「是啊！全看林老的！」

林不悔微微頷首，鼻腔哼了兩聲，停下畫眉的手，忍不住清了清嗓子剛才吃下的一顆青春丸，使他信心百倍。

今晚演出的「失空斬」這齣戲包括三折，全由他一人獨挑大樑。台下的掌聲時而響起。

「好啊！」

「好啊！」

林不悔越唱越賣力，台下的掌聲令他感覺到自己的演出是那樣完美，自己真是個重要的人物啊！

他絲毫不費力的把孔明的大段快板唱得如行雲流水，在一波波的掌聲、叫好聲中演完第一折的「失街亭」。

一到後台，大夥個個朝他豎大拇指。

「林老，今晚您唱得好極了！」

「真是唱作俱佳！」

「是啊！比平常練唱更精采！」

大夥七嘴八舌誇讚著他。林不悔坐到一角補妝，隱隱感到內急，起身準備如廁。

剛站起，突然卻覺得步伐有點踉蹌，差點沒站穩。怎麼頭有點暈暈的，是不是天太熱，又穿了這身厚重的戲服？

可是前後台的冷氣也蠻強的，他並無汗意。怎麼才唱完第一折就覺得有些乏了，林不悔暗自盤算，內心不禁有些擔心起來。

他隨即翻找大皮包，好在還準備了三顆青春丸備不時之需，現在正好用上。他將瓶中僅剩的三粒紅色藥丸一股腦倒在掌心，就著桌上的水仰頭服下。服下青春丸，他感覺好多了，頭也不再暈了，他覺得自己又恢復了原先的自信。

「該上場囉！」

鑼鼓點子再度響起。

前面在催場囉！一振衣冠，兩旁布幕掀起，他邁開步伐出場了，台前熱烈的



掌聲又響起。

他徐徐唱道：「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……」

一句西皮慢板尚未唱完，他已意識到自己的嗓子好像出了問題，再接著唱

「論陰陽如反掌，保定乾坤……」

怎麼嗓子全變了，他發覺自己唱出的聲音不再是孔明老生沉鬱的本嗓，卻變成了小生的假嗓，而且極其刺耳難聽。

「先帝爺下南陽御駕三請，算就了漢家業鼎足三分……閑無事城樓亮一亮琴音，我面前缺少了個知音的人……」

林不悔越唱越心虛，他的音聲似乎越來越尖銳，越來越「假」，台下漸漸有人交頭接耳，竊竊私語。

剛開始只有小部份人發現，後來似乎越來越多人在議論，而且議論聲音越來越大。林不悔只好硬撐著唱下去。

換場時，大家都圍過來問怎麼回事，他一個勁的搖頭不說話。明珠到後台小聲的問著：「是不是吃了那個什麼青春丸？」

他沒做聲，一臉不耐，大粒的汗珠由額頭上滾落；社長走過來拍拍他的肩頭，苦笑著：「老林！還是得撐下去。沒關係啦！反正玩票的嘛！」

再出場時，林不悔發現台下只剩下中間幾排的觀眾，其他人大都離去了。

稀稀落落的掌聲令他尷尬極了。一開口，還是那個「假嗓子」。

唱了一輩子的老生孔明，這回孔明竟成了小生。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，傳出去還有臉見人嗎？

唱著想著，他突然覺得舞台上燦爛的燈光一下子全熄了，一股排山倒海的大浪正朝他席捲而來，眼看他就要被吞噬掉了，他禁不住大聲喊道：

「救命，救命啊！青春丸！」

（選自《美國仙丹》，王玉佩著，東南文化出版，一九九三年初版）

## 導讀：

作者王玉佩，現任教正修科技大學，美國中央密蘇里州立大學碩士，曾任公職、報社記者、副刊編輯、主任，中國文藝協會南部分會理事長，曾多次獲全國性（散文類及小說類）文學獎；著有：小說集/《水泥蟲》、《枝頭上的烏鴉》、《美國仙丹》、《維納斯的夢魘》、《桃花記源》；散文集/《深情》、《明月天地心》、《春天的感覺》、《風景人生》等十餘冊，諸多作品被收錄於文學選集及國、高中課外讀本中。

本文主題在揭示人對死亡的恐懼，努力欲抓住青春的尾巴，冀望青春永駐的可憐心態。內容是敘述一位退休公務員對生理機能衰退的挫折，對青春的嚮往。作者「發明」了一個叫「青春丸」的還老還童丹，有些超現實的味道，以「青春丸」的出現，激勵了男主角還老還童的希望。作者以男主角參加老長官喪禮開頭，引出「這幾年不是去公保拿糖尿病的藥，就是到殯儀館弔喪或到加護病房探病」

的無可奈何，描寫男主角怕死的恐懼心態躍然紙上，作者很殘酷的安排男主角在最冀望表現的舞台上出醜，徹底粉碎他還老還童的美夢，作者行文雖然看起來頗為輕鬆，而表達的內涵卻極為深刻，尤其最後戲劇化的結局張力十足，令人讀來不勝唏噓。

### 品味時間：

- 一、本文在探討「生命的有限，青春一去不回頭」，請問你對青春、死亡有什麼的看法，你認為應該如何把握人生有限的青春生命。
- 二、請分析本文人物、場景、故事及主題的表現。